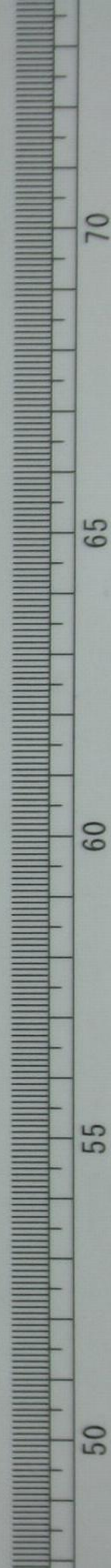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中

113
740
2



413
740
卷 2

陸宜公奏議卷第五

大正十五年三月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湊奉宜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閒遷
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
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
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卻如此豈不負朕至
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

厝與措同

陸宜公奏議

卷五

奏草

一

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
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
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
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輶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尙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

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
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
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
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
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
誦封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
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
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常不猶愈於輿
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
而霸業興左傳二十八年云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
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
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

奏草

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見微小之事亦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皎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

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引此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唐太宗問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

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語見表記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

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將指過取名發揮比于強諫，紂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怒剖其心易蹇卦王臣蹇，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

名。而。上。之。名。及。美。
 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
惡。其。指。過。是。益。我。過。也。惡。其。
 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
取。名。是。彰。其。名。也。
 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
 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
 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
 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
 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類自經書山書
 蔡九霞曰此奏雖為公輔論解然說到公輔身上
 此外者甚畧只論臣下犯顏觸忌之難與君上求言

納諫之切以引君當道最得入告之體至謂事
 之微小不可忽即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以諮
 之之意若嫌其賣直沽名一念人君最易犯之
 病故極力剖析雖剛愎之主讀之自然聳聽易
 慮

其意蓋以心不盡得於其
德宗答贊前奏云公輔才行與宰相不相當
久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又曾面許公輔知
必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
心豈是良善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
贊因復上此奏帝終不聽

其又答論姜公輔狀其意蓋以心不盡得於其

德宗答贊前奏云公輔才行與宰相不相當
久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又曾面許公輔知
必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
心豈是良善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
贊因復上此奏帝終不聽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
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與宰相都不相
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
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
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

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懇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至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誠。則能聽此。求。言。任。人。之。至。理。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

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劉言之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

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
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
以公所言殊乖上意故云
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
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
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
見良善之語
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舍古先聖
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
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
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

於情家語六本篇云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
所宜謹奏

蔡九霞曰平積憤弭逆詐前奏已露其旨但前奏
止論事雖微小公輔亦所當言并剖晰指過取
名之說未暇摘發德宗病根而德宗所論適犯
此病故又摘發一番無如病根已深終難轉圜
何哉

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于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謹奏

鍾之衣曰獎勸將士所以鼓動其心俾知捷於立効也况才在異等實居艱危尤所宜留恤者乎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御將之道將在是矣

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于西蜀。韓滉望幸于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于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品。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孫鑛曰。宣公此疏。既為德宗釋其惑。又為蕭復釋其愆。情事兩伸。忠懇流溢。

其意辭事兩軒忠賢尚益

經難曰宜公批簡稍為辭宗釋其愆又為蕭復釋

武又答論蕭復狀并詞事附宜軒狀簡蕭復忠節

右欽。激。奉。宜。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

優。蠲。衆。情。顯。顯。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論。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于。事。體。允。得。厥。中。謹。奏。熾。奉。宜。望。旨。陳。述。奏。蕭。野。事。知。已。具。悉。如。對。夏。

沈九如曰：量力受任，臨事制宜，俾知竭節盡忠，奮

不避難，斯待人臣之體也。若進以猜嫌，不能斷
決，豈社稷之福哉。

臣宜公奏議卷五 奏草 五

夫豈城懸之誠哉

沈不獲獲漢人臣之歸也昔我以此誠賊不其

限人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不謂昔費

以尊而德宗疑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好計贊謂今

盜據宮闕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可復

猜忌拘囚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

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

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

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

恐有姦計○攻○當○識○大○體○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

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

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
疏。明。一。職。之。守。覈小事，糾察微奸，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
疏。明。總。揆。之。任。長，總綱而眾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疏。明。撫。有。萬。國。之。度。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
左。傳。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
瑾。瑜。匿。瑕。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

一本七下有聖王二字

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其。言。已。下。正。言。王。者。宰。治。之。大。道。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
非。但。大。體。當。存。其。精。神。智。慮。亦。有。所。不。能。及。乃。知。好。察。之。主。徒。勞。無。益。也。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
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能。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
尤。為。至。誠。之。証。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項籍納
甚。留。疑。之。証。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
項。羽。傳。云。

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
 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
 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
 而荆軻奮其陰計。軻欲為燕太子丹刺秦皇，取燕地，圖秦之圖窮而七首見，因把秦王。
 而荆軻奮其陰計。秦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使
 王絕袖而走。奉書雒陽，援曰：天下凡羣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豈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
 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

丙內之誤

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
 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
 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
 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
 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
 於外，變起於丙，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
 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

欲大啟睿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方。人。木。事。來。得。委。婉。今承德音。尚襲流悞。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用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內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

一本安下有必

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葢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奸毀沮。陳兇黨強狃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宜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

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既阻，務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逢君順旨深遠策畧，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倘陛下能於此際，遽此際為數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

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奸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機再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馮異傳云可謂失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猘猢迭居。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猘猢狀如獬李懷光又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時回紇馳驚于河北屯兵咸陽，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方實指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
 就如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
 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
 鱉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
 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
 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
 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
 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
 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

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

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

隗。賢。士。繼。往。

躡。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

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

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

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

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卷第五
蔡九霞曰天子蒙塵諸臣奔赴行在亦屬念念不忘君而乃疑其窺伺是驅之從賊也故擴其含宏之量杜其猜疑之端以施收拾人心之術至援古証今于使過用仇招賢納才之道條畫如列眉指掌蓋變故之後羣情驚疑離散撫我虐我關係向背不淺使亡國復存危勢復安皆公比奏轉旋之力也夫

陸宣公奏議卷第五

陸宣公奏議卷第六

奏草六

興元賀吐番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德宗欲倚尚結贊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贊贊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

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番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激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番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且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

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復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遛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番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頗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

軍寇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
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
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
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番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
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
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番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
不恤舊勞而畏番戎之專其利賊黨懼番戎之勝不

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番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
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
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
番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
姦計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
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
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
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

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

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旣揚。昏祲自歛。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番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番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戢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舍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

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鍾惺曰。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春秋天子譏之。謂其引豺狼入春園也。安史肇亂。河朔淪

亡。外召回紇。共芟大難。然其無饜之求。颺戾之性。骨糲而血漿。齊民之受齧者。慘矣。少陵花門。若留原野。蕭瑟之詠。惻乎其有餘悲焉。

鍾之衣曰。鼓舞豪俊。戴起士心。所以振望於天下也。乃甘於同事。犬羊樹兵。自潰耶公之言。可謂尊朝廷而厚天下士矣。

昔商氣獲藏... 卦骨懸而血聚... 丁仗各回... 其無覆之...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德宗謂贊曰渾城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

進取贊以為貴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

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

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

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閩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一。段。言。委。任。責。成。之。得。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此。不。明。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且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于

君

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于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段。言。中。制。掣。肘。之。失。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繞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

奏草
卷六
七

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

則威令難于必行不宜輕議規畫

因病發

妄言不判而于孤弱之朝延九

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契在於通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為緊着

此豈獨馭將之道當然

蔡九霞曰軍機呼吸非因勢不宜非出奇不勝而謂可遙揣方畧乎况德宗處危壘卵之時惟晟

城一二將矢志以建驅除掃蕩之勲而又掣其肘使不得展謀布畧蓄其疑使不得安意肆志豈復有濟乎愚故以晟城恢復之功皆公此奏之功也若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一語更可為千百世帝王用人龜鑑

小大奴其台資然各盡其對繼自故忠其自樂其
 如風順不令而事如其榮當今皆昔無焉其昔奮心
 言泉重俱辱尊指以媚限人心如尊限不戴而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鑑乃叛附朱
 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
 除鳳翔節度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
 防恐生窺伺至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
 引見留之不遣
 贊遂上此奏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蠢慙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先說破楚琳叛亂之罪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維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負谷名斜首尾七百里因時勢宜善撫楚琳以通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開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倡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

悔惡亦國家有濟之機

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設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即兇悖冠讐亦可為我用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或謂平受諸將金漢王責魏無知對曰尾生孝已之行無益于勝負之數漢王忿韓信自王乃使平參護諸將將乃不敢復言而遂封淮陰侯信既平齊欲自假王漢王大崩通以怒用陳平張良計乃立信為齊王

奏議

析理獲全。韓信臨死曰恨不用蒯通言上怒蒯通欲

其主耳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雍齒以積恨

固力不能又可盡烹之邪帝乃釋通

先賞。漢高見諸將偶語以問留侯對曰欲謀反耳上

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

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乃封此漢

為侯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吾屬無患矣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桓公白莒

反于齊使

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

其惟管夷吾乎公曰彼射寡人中鈞殆于死今乃用

之可乎曰彼其為君重也君若宥而返之其釋斬祛

為君猶是也公從之迺堅請夷吾授以國政釋斬祛

之怨以免於難。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

披請見公辭焉曰女為惠公來求殺

乎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

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

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此桓文所

遂免于難祛謂彼所斷晉侯之衣袂也

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

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

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

更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輩裔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

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

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

破膽

防楚琳之議

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楚琳在當日雖不足為國家用，然暫就

羈束亦不致又添國家一害。不論時勢利害，但

以叛亂之徒不宜復為姑息，議論雖正而悞國

不淺。從來建議者但取好題目，不計利害，往往

文官皆然，孰有如公之大識見者乎？

天啟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天啟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先是將士扈從奉天者賜名定難功臣，今欲

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奔赴行在者，依例

賜名定難功臣，贊以中官朝官初無定難之

功，豈可輕錫佳名以沮將士之氣？故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

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

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

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

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

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
 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輪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說前此所賜尚可謂名稱其定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狗
就受恩賜者說最為人情
承上公議剖明一番

及一本作該

其苟得之情況及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承。上。介。曹。之。七。判。明。番。
 釁皆目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
 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
難。又。提。名。字。議。論。一。番。
 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至精。
 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
引。此。以。見。論。功。行。賞。之。難。
 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
將。士。冒。降。及。以。建。功。其。心。自。不。下。人。
 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畧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
漢。高。祖。封。何。為。鄼。侯。功。臣。
 諸將不服頗相訐揚。

皆力爭謂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唐太宗第功班賞以元齡杜如晦為第一。
右。臣。所。未。喻。
 淮安王神通曰今元齡等以刀筆吏居臣乃至攘袂指天。
見。淮。安。王。神。通。傳。
 拔劍擊柱見孫通偶語謀反。
見。張。良。傳。
 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
豈。可。遠。私。近。侍。元。又。無。可。受。賞。乎。
 倘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狗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蔡九霞曰肯注意戮力疆場一輩人自看得奔赴行在者雖勞無功公固不以一身之榮寵而悞

天下大計也

禁火對曰... 天下大計也... 陸宣公奏議卷六... 奏草... 陸宣公奏議卷六... 奏草... 陸宣公奏議卷六... 奏草...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德宗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贄撰詔賜渾瑊遣于奉天尋訪以得為限贄以患難初平事尚有先于此者故上此奏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

先。用。贊。頌。之。語。

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

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曾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

逆於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再遷於

蒙塵之日。左傳天王出居於鄭城。文仲曰天子蒙塵

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

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

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

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

之歿。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

一本使下有
剪除元惡會
未決辰奔賀
往來道路如
織四句
一本人下有
又令資裝速
赴行在二句

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

艱之維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

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

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

憂乏使。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萬目閱視。眾口流

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維新之望也。夫事有先

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

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

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

皇朝奏義

卷六

奏草

六

廟震驚三時之祀定指事之且先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烝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裔從宣賜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當慎其先後之宜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于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

一本虞下有自因冠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二句

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楚莊王賜羣臣酒曰暮燭滅乃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生也遍飲之而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何必是子反

奏草

七

乃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

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

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司馬侯謂

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字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

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忠安深於求理國之固

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

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

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見襄公言其

五年

一本對下

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

莒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

曰何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

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無

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無

忘夫子之言則國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

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

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

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

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臣。等。言。卷六
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徑。于。巔。巖。綴。
危。棧。于。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
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
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畧。之。所。
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閒。倉。皇。溝。歿。皆。不。可。測。匹。夫。單。
騎。尚。且。過。防。何。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
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湫。崩。閣。道。淹。圯。環。衛。
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
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窪。滯。更。深。谿。谷。皆。溢。徑。路。

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
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
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倘。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沈九如曰致辨於情理構深瑋之風博採以謀篇

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
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
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
使。可。見。不。得。已。之。情。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輿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
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
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
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

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卽是忠烈
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
惟經實編令典務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
言。不。先。寬。罪。益。欲。令。以。側。子。自。安。耳。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祿

祿山悖亂一
本作羯胡亂
華

山悖亂染汙土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寬其留從之效
 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裔汙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不實方符之口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崔器建議王官陷賊者皆抵死李峴
 執奏遂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肅華自賊中來因
 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務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
 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象心復搖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
 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
 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
引古賢怨之事

為安定人心之據
 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

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

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

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

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

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

有在此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

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

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蔡九霞曰情無可恕則執法情有可恕則原情原情者非廢法也中有絜矩意在正善於用法者也故臣下不可不守法君上不可不原情蘇子所論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正是此意

且對吾國而思蓋以圖壽王等不幸然當臨安又使聚齒傾人人自望矣帝民具情請罪果安曾云朕

姑論替換李楚琳狀未備其野夫對之欲難取

右欽澈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

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

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務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麻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陸宣公奏議 卷六 奏草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畧，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
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
光既升，勢自踙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泝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爲。
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

陸一本作踙

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蠆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蔡九霞曰：一人耳一事耳，危則羈縻之，稍安則削
奪之，是可與其危而不可與其安也。能勿起人
疑懼乎？故力陳其不可至，闡發權字妙義，真得
聖賢骨髓。不然則權之爲言，直離經畔道之說。
孔子豈難之慎之，而以爲未可與乎？公固學有

原本不僅通達事務已也

臣等竊以... 奏草

又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馬燧渾城破懷光兵于長春宮懷光縊死河中悉平帝問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

贊恐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故上此奏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城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之不可恃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

二有本作著

奏草

奏草

奏草

奏草

變祈死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從楚師敗績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愛我者唯祝我速死無及于難七年六月范變卒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果

如文吳克勁越夫差啓殃吳王夫差既敗越會諸侯子言吳克勁越夫差啓殃于黃池六月越王句踐伐

夫差遂自到死是知福不可以屢徵幸得不可以常吳累為越所敗各言可以書紳

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說明正意下文再發議論

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

覆亡之會揣英至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

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版之

戈復起淮沂之役謂欲以平李懷光之師即為討李希烈之計斯議一啓

必有亂階。亟。鎮。禍。福。一。字。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

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

容既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

未平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涇土

詔懷光與朱泚討之其裨將劉洸賓與其徒殺文喜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

甚梁崇義為羽林射生事來瑱于襄陽瑒誅遂領其

李正已等相蠶結拒詔不朝德宗命李希阻命之帥

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時。兵。威。似。乎。可。恃。

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

贊一本作綴

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所謂討之而愈叛也。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

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剽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與怨。知上下鬱埋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歛歛。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誠。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鳥鴟以好音。鴟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消浸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我好音。所謂釋之而畢來也。王畔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如王武俊黜類。觀釁首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奏草

完

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
 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
 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
 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
 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
 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
 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
 以河朔青齊同惡相煽擁我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
 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

段是實非復說也

段是虛此

本勢廐作
廐牧馬作
張武

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謂討田悅等命永平
 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謂討希整等
 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芻廩以牧馬算斂周於萬
 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
 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
 矣泊涇卒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猘獠擇
 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
 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圖滔
 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謂田悅李

武明效大驗已然

窮兵黷

反振筆跌

起下文

納咸自歛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

澤滌瑕制書復爵奉天所下制云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并所管將士官吏並與

復爵位洗滌各曾不蒂芥望風歛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詔

田悅為右僕射封濟陽郡王悅眾欣然聽命拜王武俊官爵王武俊即黜去偽號李納聞帝下詔罪已悉

隴西郡王封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義屬命封

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叛一輩意在借兵以救死則赦之未嘗不感

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

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

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

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

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

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

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

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于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

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

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懲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鋸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窮○兵○之○害○不○止○堅○背○叛○之○心○而○我○亦○有○自○困○之○術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毗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赴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一本也下有
事乃反覆得
無權乎二句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向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奸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東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咎已。

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
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
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
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
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
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
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
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
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

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
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
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
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
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
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
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
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
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

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

審陛下何方以待之一。段。言。不。宜。復。計。准。西。之。一。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

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

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

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

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

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

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

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

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

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惠。所。以。為。君。之。大。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夫

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

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

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繼梟殄實眾慝驚心之日

羣生改觀之時方。側。重。到。施。惠。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

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

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

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

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
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
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
且。赦。矣。吾。屬。苟。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
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
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
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
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
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

臣言少

奏草

三

一本窮下有是乃狴空之虜一句

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
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
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
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
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
既。氣。奪。算。窮。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
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賣。威。而。
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

揣。希。烈。心。事。

料。希。烈。局。勢。

淮。西。局。面。可。不。計。而。自。服。

又。申。明。窮。兵。之。害。作。結。

臣言少

奏草

三

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興元一赦使悍將叛卒咸爲感泣所謂一紙賢於十萬師也况希烈等待之如初既已頒告天下而復自背其言無以安反側之心而前此赦文皆爲虛語故公乘其未發而說破之其所以沮好事之謀非止爲希烈地實引德宗以誠心孚下之要未幾而淮西自平果不逃公所料誰謂服叛不以理耶

陸宣公奏議卷第六

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
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
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校勞者則功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華
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
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

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
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
也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揀乃察罔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
官而大官得自揀察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
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
任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

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賢於國初
宰相不自揀擇之三據
採擇庶官多由部選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
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
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
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羨之答曰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
朝廷列位盡合揀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

宰相不自揀之四據
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
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
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
敘周漢以至唐用人之制皆不用宰相揀擇之法
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
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
宰相專用人之權始此
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
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
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

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政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

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

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

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

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

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詳慮其終。

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

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

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

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

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

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

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

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

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

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

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

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

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

奏議

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設無能辨其言則君有遠見萬里之明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寬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

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趨尚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如畫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

奏議

六

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

其寔而後枉直方得判然

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

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

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

慝不作徵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

必果有外議故以根究議者立說

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

同貫人何賴焉聖主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

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

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幸臣不盡知天下之賢原藉人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

荐舉而得則私荐何如公舉乎

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

易明駁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

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

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

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

明知今又將狗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

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

賢能之勢

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

當朝高選本
作久當朝選

官謹揀察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
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
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
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
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
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
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

備于一人無責人乎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
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寮所任愈
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
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
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
薦舉始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寅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
後宰臣委用之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
舉宰臣委任之人而後人主信任之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

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不用長吏薦擇則羅才之途不廣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

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已。有。行。之。者。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謀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效。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

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
舉之弊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
東上一段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
議論最精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
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
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
議論更不窮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
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
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

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指浮議輩人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
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
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
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
直寫出任不專輕聽浮議之失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
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
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

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過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蔡九霞曰。古無循資遷轉之法。惟是擇賢而在。故以擇賢之責。歸之相臣。宰相一人耳目。豈能遍知天下之才。故使長吏薦舉屬僚。真至公之道。而乃有薦舉涉私之疑。萋菲一入。良法遽隳。公所由不勝憤激也。夫宰相除進賢一事。別無報主之術。若不信宰臣。不信長吏。而信浮議。雖賢

相如公。何由表見乎。總之。宰相得人。自擇固公。薦舉亦不得不公。宰相非其人。薦舉固或行私。自擇豈不更易于行私哉。此又當宁所宜留意也。

自弊豈不更甚乎計其始也天當寧無宜置意
 蘇舉亦不計不公幸非其人蘇舉固也於此
 朕依公計出表良平縣之幸朕豈人自計

與出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永州縣狀

其味言
 時各處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田苗淹沒
 盧舍損壞贄請遣使撫綏帝謂詢問來人所
 損殊少若遽議優恤恐長奸欺贄以流俗之
 弊多狗諛諛揣上所惡聞則小其事以致制
 備失所恒病于
 斯乃上此奏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陸真公奏議 卷七 奏議
三
慙惶所以僂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
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
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
與臣比肩尚且相嫉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

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
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
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
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先從君人之道大。概。說。起。然。無。語。不。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
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
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
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

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

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

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

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

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如家有溺

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

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

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

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

倘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

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

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
遇災陳言其得隨機開導之術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診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海內為家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蔡九霞曰。看得財用重。看得民心。民命輕。則言被
 災者必疑。言災不甚者必信。嗟乎。民罹于災。望

恩膏如大旱之雲霓。而上人猶作此種心腸。民
 有蹈溝壑已耳。如此之君。不少勿徒為德宗訕
 也。

自亂郡壅日耳吹其之雲不少於我蘇宗嶺
恩膏吹大旱之雲貴而土人饑并此蘇亦思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時淮西為李希烈所據缺于貢賦令所遣宣慰此道不得遣去贊以施澤不可不均故又

奏上此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

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于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

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

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往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不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虢射曰。無損于怨而益于寇。不如

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于秦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做利害之勢。或

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

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

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

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

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

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

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

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蔡九霞曰公前請勿乘勝討淮西已非德宗意中

事乃念未釋然至并淮西之小民亦怨之絕之
獨不思淮西之民亦吾民乎公此奏極得天
地萬物一體意

其所擬不思對西之旨及衣香足乎公此奏對天
 其專氏念未驟然至其對西衣香足乎公此奏對天
 思不致萬餘一關意未為尤以維聖德
 其自取也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帝遣中使密諭贊云昨者延英奏對緣有趙
 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並非阻卿之意若有
 要便但自手疏密封進來人云苗粲即苗晉
 卿之子往年晉卿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
 子皆與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
 故不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贊得旨
 乃上
 此奏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閒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
 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

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

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包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類於街衢披訴。旣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閒。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先說君道宜正大天下。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

事。不問人。已。

出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祭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
 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
 虧為害滋大歸重謂想之流隱然說其無罪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
 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
 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祭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不直說晉卿無罪將有罪無罪並說立言既公
情亦當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祭等非
 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祭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
名三言至論可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刑罰不遽加如此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為晉卿辨自處何等委曲婉晰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方直說晉卿之無罪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應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

一本王作主

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王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得彌迪其君之法

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繳到甘粲身上

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鞞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

閒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
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
厚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
滅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
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
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
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慄之輩。
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
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臣猶知慙。

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
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
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
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
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
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
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

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入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

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尙以爲鞭鞞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鞞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

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

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間閭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鞮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

唐書卷之七
鄉間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潔，知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

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

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

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

陸宣公奏議卷第七
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蔡九霞曰德宗雖失推誠之道然待公為極厚矣

使他人承此寵私必且恃寵怙私攬權竊柄而公顧以無私進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至為苗粲辨白不惜嫌疑惟恐人受誣含冤雖忤主亦所不計尤人所難

陸宣公奏議卷第七

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鍾惺曰。芮良夫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而已也。其歸鮮矣。此篇洞燭敗類情狀。不獨文字之工而已也。

鍾之衣曰。人主撫有九區。與天下同欲。與天下同利。威懷之道。可不講歟。

其論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禁越陔密限並患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
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弼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
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
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於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
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拊制點吏不可斯須闕人待
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弼近
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
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

其論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禁越陔密限並患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
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弼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
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
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於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
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拊制點吏不可斯須闕人待
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弼近
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
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

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
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
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
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
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
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
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乎萬貨。均節百
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

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
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
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
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
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
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
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
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鍾惺曰任同姓別房兄弟卽以現任同姓別房兄
弟來證乃知此老隨物付形無所不有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正元初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兵
寇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
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關東
贄以關中穀賤請行和糴遂進此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

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

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

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

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兵戎小息

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價乏。邊書告闕。相繼於朝。

倘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

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

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錯有上。文帝書。充國建破羗之議。

先務屯田。漢宣帝時。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宜事。歷代制禦四夷。常為

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

殊勞。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

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

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

千里饋糧。語出孫子作戰。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

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霜雪。戰瘡

之苦。戰足拆裂也。瘡手足中寒瘡也。冒豺狼剽掠之

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

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

夫屯兵守土。以備邊圉。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

本貨下有
率其醜類句

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
呼耳可為二三嘆
 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語見韓非傳所失非所虞以此為
 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越軼封疆
 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尙結贊始為次相後為大相甚有謀畧屢引兵入寇邊城都陷
 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價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為深戒
兵食不足之驗
 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
 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
 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
 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

伊文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
 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
 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正元二年
十一月吐蕃陷鹽州復陷夏州惟靈武獨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
 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
 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
撤開甲兵大備句
 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
撤開稼穡屢豐
 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
備豆句
 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

一本敵人作
大羊

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
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
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
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
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敵人犯境。
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
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
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時尙結贊入寇剽沂陽華

一本典作兵

亭男女萬人。掠牛羊。率萬計。涇隴及沂之民。蕩
然盡矣。諸將會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夫將
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
以典法有分闔之詞。馮唐對文帝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
一之令。淮南子兵畧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如一體。夫五指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有便宜從事。如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俱至也。之規。李靖對太宗曰。陛下每任將。必使之便宜。故能從事則假以權重矣。何異于致齊推轂。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
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
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讐。護毗庶。蕃畜

卷八 奏議

此措置有方之要

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
蕃。之。比。於。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
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
兵。眾。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
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
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眾。多。轉。
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
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
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

隨應隨變

說當申呂向山心甚當敏

蓄歛得宜便可致效

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
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
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
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
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
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蒸民詩云忘國家制備之謀
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
收。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
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罔。乘。時。

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霸遊之士，或托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現值絀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

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疾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江淮諸道各置巡院，歲既失綱，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吐蕃攻靈武，將卒以糧運不繼，數至危迫。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

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向食不

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

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

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

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

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

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

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

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

言天時不可失正欲其乘時急行之

因進策不行

茲復言之故數敘一番漸漸說人

方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

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

士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

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

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

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權上陳唯陛下留意省察舊制

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眾地狹不足相資加

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

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急之

利所以動君上之聽

欲進厥謀先陳其

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

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

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

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

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

申偏執之懷。懼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

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

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

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

本懼作俱

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

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

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

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元宗時。民久

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函脚。營害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

如此。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

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

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

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
 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
 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
 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
 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吐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
 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
 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
 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
 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斛當錢一百五

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斛船脚又約用錢
 百文計運米一斛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
 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斛只糴得錢三
 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
 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
 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
 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
 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

移○貴○粟○于○賤○粟○之○地○損○耗○如○此○而○不○知

變○通○者○豈○肯○計○及

有○一○法○必○究○其○立○法○之○意○留○心○國○計○如○此

早關輔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
 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
 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
 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
 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德宗以給事中崔造
 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素嫌錢穀諸使顯利罔上
 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
 道水陸轉運使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
 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右朔南鄂岳福建
 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運至東西渭橋倉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
 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

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
 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
 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
 此米人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
 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
 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
 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
 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
 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

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既悉合停運務之利隨計及停運後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變法者宜生弊經畧之始念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于當代不流患于他時慮遠防微是期均濟臣今所獻庶近于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酌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于詳審必免貽憂舊例一語扼立論之要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

一本酌作存

例請變法顧畫鑿鑿

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于遭水州縣每斛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斛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

十萬石每斛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增價以糶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增一減既濟貧而利農轉漕四十萬石之數竝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其○中○可○得○餘○錢○以○利○邊○儲○策○之○最○善○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糶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二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

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糶所餘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和糶中更有計多區畫在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糶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糶

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
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
每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
覆分于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
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
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
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
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
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

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
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
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
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
之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
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
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足邊計而安國家之時不可
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
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欸塞之心必無猾夏

陸宣公奏議卷第八
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蔡九霞曰。邊儲不備。何以強兵。何以應猝然之患。持籌者。支目前之不暇。遑計他日乎。卽有爲此慮者。亦苦無餘貲。否則議加賦已耳。公權衡價值之貴賤。屯貯之餘乏。變通轉移。其間可得餘錢。以濟邊儲。方是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術。經國遠謀。誠不可及。賦限不憂。恐至乏食。以爲解。

陸宣公奏議卷第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761